

北风从门缝里挤进来，咣当，咣当，门板不住地响。院子里的落叶被风卷着，旋到半空，又无力地落下。

阿妈围着蓝花围裙在灶前炒菜，脸颊熏得红红的。我缩着脖子，躲到灶膛前烘火，火烧得很旺，火苗颤动，我的身子慢慢暖起来。

“阿爸怎么还不回来？我肚子饿扁了。”

“快了。”阿妈说。

阿妈将南瓜丝盛到大海碗里，阿爸回来了，穿着一件军大衣，每年冬天都穿的那件，有些褪色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想进部队，因为左臂受过伤不能伸直，体检时被刷了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，后来他将我们兄妹仨都送进部队，他自己也在联防队工作过一段日子。新制服发下来时，阿爸穿着崭新的制服，拿着警棍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。阿妈笑着说道：“瞧你神气的。”阿爸头一昂说道：“我快活。”

阿爸的鼻头冻得通红，军大衣里鼓鼓囊囊的，揣着一团黑。他的嘴巴和眼睛都在笑，大步朝我走来，“阿静，快瞧瞧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！”我跳起来，他怀里的那团黑动了一下，是条小奶狗，乌黑的脊背上洩出一团白来，像夜空里的一朵云。小奶狗怯生生地望着我，眼睛黑黑的，湿漉漉的，嗓子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像在哭。

“它是在想妈妈吧？”我轻轻摸着它的身子，软软的，暖和和的，像棉絮一样。我又用手指点点它的鼻尖，它忽然伸出粉红的舌头舔我的手，痒酥酥的。

“它叫什么名字呀？”我问阿爸。

“还没起名字呢。”

“那就叫它小黑吧！”

阿爸弯腰将小黑放到灶旁的稻草堆里。阿妈还在做饭，灶膛里的柴禾哗啦作响，火光摇曳。“小黑睡在这里就不冷了。”阿爸拍了拍军大衣上的灶灰。

有了小黑，我就多了伴，我去哪儿，它都跟着。它真是小馋鬼，只要我的嘴巴一动，它就巴巴地望着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我喜欢吃小卖部里的圆饼干，一块钱二十片，可以揣在兜里，我吃半块，小黑吃半块。有时

朋友孩子结婚，请我参加婚宴，我欣然受邀并提出一个我认为相当重要的问题：开吃开喝前有多少议程要走？需时多少？

朋友笑答：删繁就简，两位新人上台走走亮相，我代表双方家长致个词，二十分钟足矣。

我很赞赏，以为朋友睿智明理，善解人意。

这么多年来，已不知参加过多少次婚宴，大多冗长拖沓，程序繁琐。这也能理解：人生大事嘛，当然要风光喜庆，面面俱到。有一个婚宴，菜上桌前足足进行了近两小时，主持人伶牙俐齿，很会营造气氛；各种程序有条不紊，依次进行：主婚人讲话、证婚人讲话、男女方单位领导讲话、男女双方家长讲话、男女主角讲相恋经过、戴戒指、喝交杯酒……然后就是文艺演出：唱歌、朗诵、乐器演奏、群舞、变魔术……生生整成了一台丰富饱满的晚会，中间还穿插抽奖。来客里当然有个别开溜的，绝大多数还是耐着性子等，否则到时主人来敬酒，座位空着就失礼了。饥肠辘辘，不断续茶水，桌上原本摆样子的糕点水果

◆流年碎影

大寒

叶 静



安静的时光
 李海波 摄

候，我故意不看它，它的舌头伸出来又卷进去，急得直哼哼，我扔一块到地上，它的舌头一卷便吞了下去，随后又巴巴地望着我。我扭过身去，“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比我吃得还快。”也不知它可能听得懂。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，小黑就站在我们脚边，一脸憨厚、听话的样子。我挑一块肉骨头丢给它，阿爸说：“给它啃点骨头就行了。”阿爸边说边挑了一块更大的肉骨头丢给它。

春天来的时候，小黑长高了，也长壮了。阿爸决定训练它看家护院。“趴下”“卧倒”“坐好，不许动”。阿爸手上捏着着一根木棍，眉毛紧蹙，像个不苟言笑的教官，小黑像是他的“兵”。小黑的脸黑黑的，阿爸的脸更黑。小黑不听指令的时候，木棍就落在它身上，我很想冲过去夺走那根木棍，却不敢上前。阿爸发火的时候，谁都不能劝。他对小黑严厉，对我们兄妹更是严厉。有一回，我们惹怒了阿爸，他当即定下规矩，以后在外

面玩，他在门口喊三遍谁要是还没回来，就要挨揍。后来，我们出去玩，都会竖着耳朵，只要听到阿爸喊我们的名字，立刻往家跑。有一回，我们回来晚了一步，阿爸黑着脸罚我们仨跪成一排。他从门后抽出一根笤帚丝，往大哥二哥身上抽，他们的胳膊、后背即刻渗出一道道血痕，轮到我的时候，只在我手心轻轻一抽，但我还是哭了。

小黑终于能听懂阿爸的指令。阿妈开了一家布店，有人来买布，它会乖乖地摇尾巴。夜里，门外只要有点风吹草动，它就会狂吠不止。阿爸得意地对阿妈说：“我们的小黑可以哦，以后我晚上不在家，你也不用怕了。”

清晨，小黑从外面回来，背上有一道深深的刀口，血汩汩地往外渗，背上的黑毛黏成一绺一绺的，身子轻轻颤抖，嗓子里发出“呜呜”的低鸣，我一下就哭了。阿妈赶紧找来止血粉，双手颤抖着将药粉洒到小黑的伤口上去，一个劲地说：“这可怎么好？

这可怎么好？”阿爸的脸上青筋暴起，冲到门口大骂：“是哪个鳖孙干的？给老子滚出来！”正值早市，街上人来人往，他们都看向阿爸，阿爸握紧拳头，目光冷冷地扫过人群，在他眼中，谁都像是“凶手”。

我每天上学，小黑都会送我，撵都撵不走，我放学的时候，它又会准时出现在那条路上，身上像是装了一个闹钟似的。远远地，它吐着舌头，一扭一扭地跑过来。

我的个子一天天长高，小黑老了，常常靠在墙角一边晒太阳一边打盹，没完没了地瞌睡。它的胃口也差多了，我吃饭的时候，它很少会嘴馋，不再盯着我的碗了。它的毛发已不似从前那般乌黑油亮，而是像褪了色的布，披在身上。我点着它的鼻子说：“粽子脸，梅花脚，你猜它是谁呀？”小黑躺在地上，吐着舌头，懵懵地，望着我。

我要去县里读中学。去县城只能坐大巴车，一天只有一趟。出发那天，阿爸送我，小黑也来送，它见我上了大巴，挪动着老旧的身子，跟了上来。阿爸喊了一声“小黑”，它才下了车，嗓子里“呜呜”地哼着，像是有话要说。车子开出一大截，小黑忽然追着汽车奔跑起来，踉踉跄跄，四条腿根本不听使唤。

那是我和小黑的第一次离别，也是最后一次离别。我从县里的中学放假回来，没看到小黑，便问阿爸。阿爸埋着头，不做声。我转头去问阿妈，阿妈也不做声。她手拿一把尺子，将货架上的布匹慢慢抚平、归位，像是抚平一段心事。

此后，阿爸再也没养过狗。

我再去上学的时候，只有阿爸来送。再后来，阿爸将大哥、二哥和我分别送到了部队。我们越走越远，阿爸越走越老，老到再也走不动一步路。

2014年的那个冬夜，风很大，阿爸安静地躺着，大哥穿着阿爸的军大衣，守在旁边。火盆里的火燃了一夜，火苗在风中颤动了一夜。

昨天是农历9月29，阿爸的生日。他去世的那一天是2014年腊月初一，时令大寒。

说下去拆分；再上桌已是骨肉分离，面目全非，让人严重怀疑是不是“掉包”了。这次冷菜过后就上了鸡，剁块炖的，鸡肉鲜香，汤汁浓醇，至少要有两小时的文火工夫。有人喝了一碗还续添，连说：味道不错！

每一道菜都相当可口，引发众人交口称赞，自然大快朵颐。我也有些后悔先吃了包子、茶叶蛋，把胃撑了，辜负了这些好菜。有人调侃：估计我们是重要客人，后堂另外做的吧？不妨到大厅去看看是不是一样。问服务员，她嫣然一笑：都一个灶台一个锅里烧出来的。

鱼是必须有的，相当名贵的一种，估计价格不菲。其实大可不必，凭今天婚宴大厨的手艺及工作态度，即便是普通的清蒸（红烧）鲈鱼，也会吃得只剩一个骨架。最后上米饭，这也是婚宴上鲜见的。佐饭的是一盘辣椒豆腐干炒肉片，辣椒极可能是土辣椒，豆腐干大概是五城茶干，肉恐怕不是前腩就是里脊部位的。烈油猛火现炒，辣、嫩、爽、香俱全，很是下饭。

冲着这道菜，我居然吃下去了半碗饭。

◆生活流水

婚宴的饭菜

许若齐

之类所剩无几。快活的是孩子们，在各个台面间穿梭奔跑，嬉玩打闹。

我儿子的婚礼方案是儿媳妇一手策划的。她当过很多次伴娘，见多识广，自己这次出嫁当然要“博采众长”了，怎么算要一个多小时。我不以为然，提出要精简，她却是笑而不语。无奈，我只能动用“经济杠杆”，承诺：只要控制在半小时以内，奖励人民币三万；每超过一分钟，扣一万，扣完为止。如此，达成共识，整个婚礼用时二十九分三十八秒，包括我代表双方家长发表的热情洋溢的答谢词。

结束后，即刻兑现。

为了打“攒蛋”，朋友的这次婚宴我是提前到的。我们一帮子熟人被安排在包厢里，见面相视一笑，寒暄几句，就迫不及待地“攒”起来。全身

心投入，忘记了时间，也忘了此行是来喝喜酒的。服务员端盘上菜，说外面婚宴已开始了，有人还欲罢不能：今天的仪程咋这么快就结束了？

首先上的是热气腾腾的肉包子与茶叶蛋，家乡的风情扑面而来，见之，很是温暖。包子大，馅料足，茶叶蛋也煮得很入味，壳上的裂纹犹如老屋窗棂上的冰凌格。我忍不住吃了一个包子和一个茶叶蛋，已经半饱了。婚宴嘛，讲究的是一个到场，至于吃什么，纯粹是个形式而已，无所谓的啦！

菜肴流水一般上来。平心而论，色香味都与既往的大不相同，称得上是相当不错的筵席。套路也与过去的不一样，譬如炖鸡，一般都作压轴菜上的，一只整鸡装在钵子里端来，你还没有看清啥模样，服务员立马就